皇明疏鈔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二

時政三

復舊制以足國安民疏　桂蕚

臣惟古之聖王畫井授地度民而取之後世井地不行但能因時立法以均取民之制而已然亦非有仁愛之實心而身親民事之艱難者莫之能為也　太祖高皇帝取民之制經之以版圖理之以政事至纖至悉無遺憾矣然法久廢墜人莫皆知遂至經理失宜賦稅偏重而天下始困乃者天啟　皇上憂勞小民不遑暇食方欲斟酌時宜以振舉舊典正臣下所當竭力贊襄者也臣自筮仕以来周流三縣與百姓

同艱難者有年矣每憤井地不行民已無頼而取民之制并不復修以致貧富懸絶將何以為民父母也切嘗考求其法獨行於所治之縣實得二三遠近之民至今懷之蓋舉綱張目雖以之經理天下實不外此孔子云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臣非敢鑿空言之也惟

聖明擇焉

一曰分豁災傷田租　臣按天下田租有定額而凶荒不常又不可不為之分豁也但為

國計者當憂國用不足故

祖宗預儲餘米於淮安水次而設都御史或侍郎一員專會計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等處歲所收入多少若各省可以通融則通融處之如不可通融則撥淮安餘米就厥支運以

備足之又或無處則年終一至部會計又查戶部並
年所收并各衙門餘積之米通計若干以為開豁于
下災傷之數　英宗皇帝以前此法尚未壞也正德
九年臣在丹徒縣因夏旱秋水為災不及分數例不
奏免乃通融於丹陽淮安鳳陽軍民運收輕重之間
遂得夏麥秋糧足補本縣不敷之米數萬餘石而軍
民咸便當時上司莫不驚怪蓋此法廢久故雖淮安
提督漕運之官專司其事者亦不知也臣所以屢
請以各關所收錢鈔并南方各省所餘缺官祇候之
銀或別作區處如　英宗初年行勸分之例發淮安
徐州濟寧臨清德州滄州但便水次有廒去處趂熟

收買米粟以備四方災傷分豁之數則民困蘇國用足一舉而兩得也今知不出此臣見有司督追不已而農民逃竄無方以致有力者為盜無力者流移歲事征討賑濟非惟不得田租以資國用而公帑之費動經百萬且兩失之矣此分豁田租所以不可不急講求者也　一曰分豁里甲官銀臣按户部正賦之外禮工等部派辦物料如蘇松浙江等處地方以丁田行派者雖甚艱難尚有所據如江西湖廣等處止論里甲科派其有錢糧近上人户類有役占反不與焉所以窮民逃竄閭里或空故臣治丹徒時嘗為之區畫凡官中無礙餘銀悉以起解而不肯科派於

逃民始歸鄉官御史王濟謂臣曰里甲官銀民心
矣子何皆如此臣曰子為鄉士大夫所往還者皆仁
免人戶所以充補優免者率顛連無告之窮民耳非
知縣不知此苦也是年鄞縣官銀不下萬有餘兩繼
治武康後至成安里甲官銀盡除逃民歸農閭里漸
實而差役有歸矣所謂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之
明驗也然凡此必得其人乃能行之欲天下莫不行
此則非畫為定法不可守也臣考正統年間工部侍
郎周忱於蘇松地方立有定法至今不易蓋以一切
差銀不分有無役占隨田徵收而里甲科派無復充
補優免人戶之累今若申明通行無不可者也臣嘗

建言　請減天下民壯之身錢追天下貪官之贓物以資前項官銀者正以其法尚未立故不得已為救時之急若前法一定則亦不出一二年天下逃民皆樂歸原籍而勤趨農桑之事矣此分豁官銀不可不急講求者也夫二者既為除豁則天下之民皆力本之農而不患於食不足矣民食足則不患於兵不強矣兵既強則不患於邊境不靜矣此自本而末一以貫之之道也若不違乎此則支東傾西終未有善治之為也此外則除治南北田土錢糧不均之患又有不可以不講者如北方之土有屯地社地之異今河南州縣以社分里甲猶江西湖廣等處州縣

分里甲也　祖宗朝北方民少地多遷山陝等
無田之民分屯其地故又以屯分里甲當時屯民[illegible]
地頃畝甚狹社民田地頃畝甚廣故屯地謂之小畝
社地謂之廣畝此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南
方之糧有輕則重則之殊天下之民任土作貢宜其
科則如一特以歷朝因革事體不同故田土雖同而
科則甚異又以天下各州縣皆有抄沒之產當時追
收抄沒籍冊即因民間所收各作田租為租謂之官
糧及轉賣多年無復辯驗致重糧人户盡逃獨累里
甲包納此南方之民所甚怨於不均者也此則在大
臣各平其心一會議之　皇上絜矩之道遍於天下

矣臣治湖州府武康縣時嘗查成化年間奏行田糧事例官為一則民為一則申府巳而謨府七州縣通行奏准民甚便之至今蘇松常鎮杭嘉六府各州縣莫不欲取法於湖州府者臣治直隸成安縣時嘗查奏行事例將屯社之地均量頃畝一其科差行之一縣而謨府八縣莫不效之至今北直隸河南山東附近各州縣又莫不欲取法於廣平府者然而終莫能使之盡如兩縣者南北各郡皆有官豪之家阻之故也所以阻之者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享廣畝之社[illegible]不肯為狹地屯民分糧南方官豪之家欲得獨出輕[illegible]之田糧不肯為重則里甲均苦所以一遇[illegible]入

州縣正官必欲通行均則量地勢家即上下夤緣多方排阻故民怨無時可息也臣故曰必大臣平心以會議之可也夫大臣固當熟議尤在 皇上獨斷而已昔禹思天下有溺者若已溺之稷思天下有饑者若已饑之伊尹思天下匹夫匹婦不獲其所若已推而納之溝中皆自古聖君賢臣憂道愛民之心也三代以降此道不復聞矣臣乃今身親見之而不能出一謀發一慮以備采擇實為有負此臣所以夙夜不能自安者也過不自量畧述所以嘗試於民者如此至於備考古今會計之法以經理國用斟酌近世常平之制以給促農民及求所以復 太祖之法以親

宗族定戶籍之制以正版圖尚當次第陳之

陳愚衷以恭復 聖諭疏 郭維藩

今月十二日伏蒙 御劄賜到內閣 聖諭曰今日講官會日省無益之費停不已之役又諭維藩曰去急躁更張之弊務要厚博大之規卿等以朕意諭問之令其將所措開陳以採當時急務欽此臣於是有以仰見 皇上愚夫亦問邇言亦察與大舜其異世而同符者臣承 命警惕罔知攸措臣意之所在則不敢隱於 君父之前也夫躁急者博大之反更張者寬之反臣觀近日人情喜彼而厭此誠有月異而歲不同者試以人所見者言之 國初官民衣服

各有定制見于　會典者可考也今官及士庶多褻
高簷桶子冠及濶袖道衣之服以至狙儈之賤亦有
然者此更張之見于衣冠者也士君子平居講論踈
畧於人事之實深究於陰陽變化之微筆其誕說以
訾先賢號為禮樂此更張之見于言語者也及其相
接其言脆語鞠躬為禮交手相懽究其中心誠意畧
無恬然相尚莫之知醜此更張之見於交際者也若
夫居官者以譸張為變通以安靜為腐鈍以寬厚為
無能以嚴急為才幹以公直為矯俗以軟媚為適時
譽彼毀此伸彼抑此不以為異此更張之見于人才
者也夫言語衣冠交際關乎風俗者也如是則風俗

薄矣人才關乎政事者也如是則政事靡矣是豈細事而聽其所至哉恐非所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然我

太祖皇帝取庶常吉士之意選進士為庶吉士分置近侍衙門

太宗皇帝因之故名臣多自此出今建議者以為市恩樹黨而不選則育才之途塞矣至於

祖宗歲貢之置止以食糧年深者起送踈壅滯畧器使也而邊方之貢不限年資止考居優等其法則又踈也蓋以邊方之士學問文詞不及腹裏生儒也今建議者主於考選貢舉夫英妙之人既於科目中取之而貢歲又復叅取則年長者永無出學之時而邊方之學必至廢貢矣夫先王之制刖者守門

瞽者司樂無廢人也今年長之責其才縱無可取亦所習經書未必盡至廢忘使司教訓亦可以責效今如此則　祖宗曲成人才大小並用之意失矣若夫提學之官以道德教化爲效非可以近小責今以考選歲貢生員黜退五名不問歷任久近一槩降用似亦誣矣夫士之類資性有遲敏識見有淺深功力有生熟考校之際于高下優劣前後懸異雖當事者亦不能自定況提學乎　朝廷以道德教化授提學而以考校之細故罪之是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之類也非所以重教化而求實效也近又邸報中觀各衙門條陳事件雖多爲　國之至計但立法過嚴求人

過深者間亦有之伏惟　聖心虛明神妙萬理深涵
聽言用中若決江河恐采之不普　賜施行則天下
或有受其弊者臣愚有激於中犬馬之誠不能自已
故於講章內及茲重屢　天問豈敢隱諱以重不忠
之罪戕輒敢披衷　上陳伏望　聖心念　國家政
教之重審　垂憲貽謀之休復庶吉士之選寬考貢
之例免提學之罰明諭臣工戒異尚崇本實以脩職
業仍乞於條陳之言擇其籌慮弘深事可經久者行
之天下是則　國家有利生民蒙休其於時弊或可少
補

條獻末議以裨　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百凡執事咸願
智盡能總總焉懼蹈於曠職之罪況乎公卿大臣祿
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
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失謨以翼宣　神智
其爲曠職孰甚焉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幸逢　皇
上恭己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内閣
臣得隨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多謀
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臣頗潛究其畧
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顧臣年
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即欲緘默無
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臣圖

報之義豈能無愧謹晝夜度條為六事或稽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虛文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意垂覽 勑下該部早賜施行臣不勝大願

一慎擢用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礪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躡級必荏苒歲時迺得為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逾朞即驟陞者然且謂為外也多悒悒不得志以去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崇貴而進其餘固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秩

崇峻陞今可以計日月拱手得之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其人也臣考前志稱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令制每遇三衙門之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充其餘陞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盖即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第一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即以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緣速化而貽物議者

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姑置焉者夫此一人也既以才美而進之旋以逷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其故何耶盖由于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躐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録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来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簡陞一節尤爲可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釐以定法繩之殆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

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充如此則何以厭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一矯前弊莫若畧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為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為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既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採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游循默低廻庸衆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為旌別惟察其方正修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者乃留為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候京堂員缺簡而用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

澄汰之後斌斌乎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膴之任畀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國家常得真才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然在本衙門稱爲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羅網不遺百司庶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于　明時而官人之典亦公平正大不致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外臣工均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爲至切蓋守令者親民之官

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功者也今之仕者各
媮為一切因循覬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指為數世
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
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
久于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為至論蓋自隆
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于撫按
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
法亦畧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
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
及於進士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
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

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即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為者蓋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解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即於循資推調之中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籍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即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歲不失而未嘗有

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己愛民異政在人耳目課為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群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總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 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為則知府即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即陞郎中僉事知縣即取為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俟六年一體超陞如此則為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於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馭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 上

之知遇也我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群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嘆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既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録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贓吏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長吏興行

而欲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贓吏是以漢制以六條察守令而侵漁百姓聚歛為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貪汙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收舉決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賕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廉隅磨缺名檢隨失寖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瑭謂受贓滿貫以上宜籍沒家產近日大學士張居正亦謂捋贓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臣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縱恣自若其行

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於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僚多為所欺蒙不即摘發即有敗露者又以寬紆容隱為良曲意回護以樹私恩其載下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其詞而議懲創之輕者改調或陞　王府官屬重者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贓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　旨提問所司寬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刑法以容姦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贓吏之類非在於為名也其始也以市井徂儈之行冒膺名秩即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既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延其所甘心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

官致富自謂雄傑矣今欲禁贓吏而止於罰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禄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幾即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夤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由而洩 國家之綱紀何為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逕自拿問或參 奏處治吏部[illegible]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黜[illegible]是入已贓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

重者仍依律問斷即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
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也切思此輩貪婪多以
暴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朘削膏血民之貧羸孤弱
者往往指妻責子殞命箠械以應其求蓋切齒腐心
欲刺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令而後得反之
也宋范仲淹云一家哭何如一路哭意亦如此臣謂
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憲之及而歛其手足
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滌洗瘡痛沐浴膏潤太平
之矣可日月異矣夫久任則中材者有所慕于進職
追論則不肖者有所畏于後而不敢為非臣之二議
所云並舉而實以相濟者也伏乞 聖裁 一 廣用

人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羅之法至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盖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拘于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甞考漢制既以孝廉賢良茂才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官又甞下詔求跅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以天下人材甚多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世之務進則爲王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膽畧絕世力敵千

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鈐術數者有論辯縱横可使絶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托迹于畎畝屠沽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大臣為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抑心下氣顧籍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畧不圖即不幸一旦有事輙圜視乘釁而起横戈一呼群然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所云在中國則為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為夷狄効力大率皆此輩為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是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不得其道則姦

雄多自此出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斷鄉曲招納亡
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流且其自以小
進無階居嘗怏怏如鷹隼騠駃不能忘飛揚奔騖也
夫當平洽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加以四方凶旱
民愁無聊或至弄兵萑蒲此輩相率攘臂其間左提
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於此而欲為之計其猶
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用當世特不能
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為約束呰之故寧死溝壑而
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際何惜升斗之
祿不寵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
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　明詔塞厚

望者録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詃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禄秩以酬奨之其或繆濫憤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禽敵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来必有能爲 朝廷立名攘夷狄者是 國家于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即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豫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嘗考民兵即古寓兵于農之意而行畿甸爲最急蓋 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入犯

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乃曰無兵奈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来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為得策請試言其槩盖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鷙趫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為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馳獵為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誠立法揀擇自可用以擁衛 京師但恐處置失宜於民不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為無益臣以為當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僉不濫勸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敕下巡撫[illegible]

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略倣成周因田賦出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二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報其弟一人即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為二軍以其半為正兵半為奇兵即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之數次者為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稽查操練之期定于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月月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之操練既畢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隸尺籍之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免本身丁銀一錢

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之丁本不姑編派頭役于官既無所損而爲兵者又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者且因其用之爲兵而華乎行陣不用之爲農而散於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自恃爲保障是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縣既已奉行之後該道兵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勸懲數年之後兵皆精練即地方盜賊啟釁各兵足爲防禦至於都城脫有警本兵奏　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撫巡按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各府

各府彙爲戰軍以一大將軍領之通稽八府可得勁
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聲援所以壯　國威
固根本永持至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宗時籍
河北強壯揀爲義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時陳
俊卿奏請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據要害待敵
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也
或謂兵既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不
懸賞以勸今須豫爲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畿
内勲戚地土甚多雖有租銀真保一鎮各山口撤兵
後既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三
兩有奇似爲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今各

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一重農穀　臣聞農者天下之大本穀者民之

大命乃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

加意於此宣德成化間常令各省布政司增設叅政

一員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

事及預備倉糴穀賑濟著令詳明所為愛憫元元計

安四海之道甚備柰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為迂

闊而不談百年以來末利大熾民心搖惑游惰成習

田多汙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政橫歛愈不

堪命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強悍之衆

奮臂起而為盜蓋繇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於此

所關繫非細事也臣竊度此以爲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該廵撫令查原設糸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官外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即定委一員分理當無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移田地拋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濬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所瀦積及届農期則趣有司躬臨疆畔勉其穡事輕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夫日服其疇而逋畝者鮮矣夫民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人不充衍者也

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為
己為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其糴買或偶因他
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耳及遇年饑民
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
小人淺見不為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
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
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于穀夫天下
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
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
遺意皆設立義倉每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
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為各

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于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虛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為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斂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　勅吏部于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為　國立事者為戶部侍郎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處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廩庾皆溢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為虞富安天下之術也

農穀之事至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況能偏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爲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急圖政要以保治安疏 殷士儋

項緣災異疊見時事多艱該言官疏陳部臣議覆遵奉 俞旨行令九卿科道等官講求用人理財事宜人具一疏各薦所知各陳所見上備 采擇臣濫竽九卿義不容默臣聞大學平天下章論用人理財始於君子先慎乎德孟子謂人不足適政不足間惟仁義格心爲急務誠以君身萬化之原斡旋振作之機

固在上不在下也臣謹按科臣原疏拳拳懇望在乙
皇上宣召大臣咨訪商確俾各以職條對務求實濟
而該部覆奏亦請仰法　列聖俯采群言將　宣召
大臣一事亟　賜舉行以通上下之情以消天下之
變蓋皆有見夫治理要務莫切於此　聖明所宜留
念必不可緩者也此之不圖雖條奏叢委封章山積
奚裨實用哉夫人材賢否吏部職也考覈論薦冊籍
具存聞見訪求臧否素定即近日諸臣所舉豈能出
吏部所知外乎若吏部雖知不敢用必拘于禁例資
格非章疏所能悉耳　國計盈縮戶部職也出納經
[illegible]成美弊盡源委久懷隱憂即近日諸臣條議

豈能出戶部所知外乎若戶部雖知難于議難于革必事有掣肘窒礙非奏牘所能達耶　陛下誠念時事多艱思得異才而任之惟　宣召吏部大臣令其面對凡實心任事輿論稱賢無問卑遠廢棄竝許破格論薦其宜于南其宜于北其過今可原宥其例稍宜疏通一一盡言之　陛下再與輔臣　面相商確隨材酌用則鼓舞激勵之下自然人思感奮足充任使何乏材之可慮哉　陛下誠念經用匱竭欲知浮費而裁之惟　宣召戶部大臣令其　面對凡沿襲宿弊浮冗當罷無問　宮府織鉅竝許備陳直指某額可減其費可罷其宜月有清查其宜即時釐正一

一畫言之　陛下更與輔臣面相商確毅然　獨斷
則懲艾振刷之餘自然源潔流清可期饒裕何匱竭
之爲患哉昔宋臣趙普薦人至裂牘補進太祖竟聽
其言果得實用唐臣魏徵因宦者充外使多妄奏請
杜其源太宗曰非御朕安得聞此語乃停充使史傳
記二君納諫以爲美談向非面對安得達其誠悃卒
相孚信也臣比見吏部大臣於原任給事中石星御
史詹仰庇二臣嘗　請録用此其心正欲仰成我
皇上愛惜人材之　盛德非有他也疏入竝從　報
罷是吏部所薦且未蒙　俞允矣户部大臣於太和
千税庫局鋪墊等事嘗有論奏此其心亦欲仰賛我

皇上愛惜民膏之至計非有他也言出即獲譴呵是
戶部所陳且未蒙 天聽矣傳有之人臣盡瘁宣力
多從直言敢諫中得之故用人者與其下求瑕纇之
士不若優容骨鯁之臣如前吏部所薦二臣雖未經
履邊方乃其一念忠貞圖報之心臣固知必能忘身
狥國終始無二也取斯人用之艱危緩急可恃賴
不愈於使貪使詐起寡廉鮮耻輩益開倖進之端乎
昔人謂天下之費有舊約而今浮必求浮之自杜之
故節用者與其加察于遠不若法行自近如前戶部
所陳諸事雖浮冗不盡在此由是推廣使每事皆稽
查臣固知必能漸塞弊源漏卮可補也及今日圖之

撙節儲蓄定獲實效不愈於毛舉瑣摘爲移甲就乙計重貽斯民之困乎臣蘭省寡交事體茫昧誠不敢雷同臆度妄有塵瀆竊觀言官部臣建議拳拳意所歸亶實關至要未宜徒付空言故迂愚之見惟願

聖明下順輿情於宣召咨訪亟

賜施行凡用人理財事宜但責成部臣所言當理

俯垂聽納

廣

仁恩以容戇直愼儉德以懷永圖則實政日脩繁文日省所以消弭災變感召休祥安內攘外永保萬世治安端在此矣

陳愚悃以廣

天恩疏　　顧存仁

臣聞宋儒周敦頤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

然中處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大君吾父母宗子大臣
宗子之家相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
之顛連無告者也至聞　先師孔子曰黃帝堯舜氏
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是以自天
佑之吉無不利而終之曰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
乾坤是知人君與天地常相為流通君道失而天下
否上天未嘗不降災以示怒君道得而天下泰上天
未嘗不垂祥以示喜而人君所以知化以善述窮神
以善繼者又未嘗不以天下之心為心天之所怒者
人君亦怒之天之所喜者人君亦喜之此天人交感
之機父母宗子一氣流通之妙一定而不可易者是

故帝王之治始於伏羲神農成於黃帝至堯舜則通變神化法制大備而鳳凰來儀自堯舜之後歷幾百年至成周之治肇基於后稷顯承於文武成康則制禮作樂郁郁乎文而海不揚波當時之贊其治者不過曰恭己曰無名曰刑措不用是知堯舜成康之法天為治也當其法制之未備人文之未洽未嘗不乾旋坤轉發揚蹈厲以新天下之耳目比其法制之既備人文之既洽又未嘗不歛寂神功休養生息以凝天下之心志此其治所以至今稱盛說者謂泰和在唐虞成周宇宙間者有自也自成康之後歷千餘年至我　太祖高皇帝出斟酌漢唐宋元之制而一準

於成周我　成祖文皇帝又重起而恢之而其治可
謂一新矣迨我　皇上中興御極十有七紀凡天下
之利病制度之因革或出於　祖宗之未暇或由於
近代之廢弛莫不次第舉行煥然大備而寶露靈鵲
不一而見乃今秋　明堂配享稱　祖稱　宗而景
雲晝見亦不旋踵及至昨朔　冊上　皇帝上帝之
大號而天心下鑒星月爛然加尊　高祖高后之鴻
號而　祖廟垂歆　天日晴朗當其時宇宙之和氣
充塞臣民之懽忻無間雖唐虞成周之際真元會合
之運恐無以過於此者則　朝廷之禮樂可謂曠古
而無倫　皇上之功德可謂格　天而無二矣臣備

員試科濫叨侍從何幸身親見之茲有一得之愚可
以迓 天休頌功德者不爲 陛下獻之豈惟所以
負 陛下抑且以負 良時矣謹條爲五事冒昧
上陳伏乞 勅下廷臣詳議題請推類施行務使天
下得覩虞周之盛而萬世之下復稱 陛下爲恭己
無名刑措不用之君此實千載一時也若我 皇上
恭默以承 天休靜息以培民命此又在 陛下躬
行而獨得之者臣不敢一一煩瀆 聖聽 一曰廣
曠蕩之詔臣聞孝子之養親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是
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且然
而況於人乎今夫 皇天上帝 陛下之父母 陛

下　皇天上帝之宗子也而天下之顛連無告者之
皆　皇天上帝之所生　陛下同胞之赤子也今我
皇上因　明堂配父而冊　天尊　祖此自古未有
之典禮也　天心鑒悅而雲日燦爛此自古未有之
祥瑞也近該刑部審錄重囚而特詔暫罷上廣　天
恩及該御史胡子中奏决罪囚而順天八府一體
詔罷此又自古未聞之　恩澤也目今　詔示中外
使不溥承　天意以廣　天恩槩破常調以垂曠典
則　陛下視今日亦猶夫常耳何以昭示華夷而超
越今古哉臣愚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
非王臣　皇上之所子愛者不止於京師我　皇上

之所哀泣者亦不特於畿輔也即今天下罪因暫免行刑者止於畿輔而已耳嗚呼是不知　畿輔之外業已處決而不及奏免者獨非　皇天之所生而為陛下之赤子乎他如往年謫戍諸臣不下百十餘人昨因廷議俱已　詔宥無遺所未及者止於馬録楊慎呂經馮恩等數人爾即今顛沛歲久創艾日深而劉濟豐熙聞知病死其他摧折風塵所未知者恐又不止此而已則今天下之顛連無告臣知未有甚於此輩者切思六合同春而一夫不獲滿堂燕笑而向隅而泣臣決知　皇上之心必有所不忍者矣萬一不蒙　恩宥而賫志俱没豈不為　大造之憾而

徭之累扎伏乞 勑下廷臣議擬合無今日 大誥
之頒凡臣民 恩賜破例加隆至於寬宥無辜比前
特廣其他謫戍諸臣一體 矜宥俾得生還鄉土均
焉 聖世之民同歌太平之盛豈不休哉至於節年
言事謫降與夫遡來舉薦諸臣併望推廣 天恩不
拘常例一體查奏陞用及或自後言官狂妄而志非
有他者亦乞槩 賜優容豈惟臣民之幸我 皇上
渾淪平蕩之治真與天地同休而萬物一體矣 二
曰崇安靜之吏臣聞漢帝元和之詔曰俗吏矯飾外
貌似是而非朕甚厭之甚苦之安靜之吏悃愊無華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此誠王者之言深識治體之詔

也今我　皇上制作無前而上天垂鑒禮樂之盖世可謂咸備而無缺功德之及人可謂深洽而無外矣雖補偏救弊之方時不可無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此正　陛下與天下休養生息相忘於垂裳而治之日也夫何邇年以來守令出牽往往厭棄舊章好爲新政不究　國家之大本大原惟屑屑於簿書期會之間不詳生民之大利大弊惟瑣瑣於毛錐聲色之末以爲不如是不足以取勝於前官而受知於當路如與一利也名曰愛人後之欲自附於愛人者復從而張之不知　祖宗之良法固在也利未及而民先不勝其擾矣況未必利乎如除一弊也名曰

節用後之欲自附於節用者復欲裁省之不知有司之用度固在也用日節而民益不可爲貞矣況未必節乎此自昔之常態莫有甚於今日者使爲當道者更復惟其名不惟其實形之薦剡考之課最者俱若人焉則後之爲政者安得不效尤之而人甚一人日甚一日耶信如是則政體之得失生人之理亂彼必至於不顧其勢不得不衒奇以譁衆屈指以待遷蓄患積弊以遺後人豈有肯加惻怛於細民　陛下流教化者耶此仁人之所隱憂而司　國柄者不可不亟反之也臣惟　祖宗之法未嘗不善而勢之所趨或有所偏而節年言官之建言廷臣之建議須之

詔諭詳悉無遺至於今年天下朝　覲官員欽開利病吏部採擇題行者尤簡要而切當但各官到任不齊邸報之抄傳未盡司府之文移浩繁新官之民情未諳其勢不得不視爲故紙束之高閣愚者限於不及觀智者耶爲不足觀反欲出己見以創爲新政此陛下所以有配天之德格天之政而天下黎元未得皆享安家樂業之休者未必不由於此伏乞　敕下該部備行內外官員務要上遵　皇祖成法盡修職業不必好爲新政以紛擾或令該部即將近日條約亟照利弊及查近年　欽詔事宜凡有益於郡縣者悉梓成帙遇初選官員如降須知事例人授一冊以

便省覽未必不為筮仕之助而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三曰重撫按之責臣聞天下之休戚係守令之賢否天官之黜陟係撫按之薦劾是撫按者守令所視以賢否天官所視以黜陟生民所視以休戚即古代天子巡狩之職而可任非其人如往年　皇上勑諭部院曰欲守令盡職又在巡按御史克盡職以為表率他自不敢不勉近該吏部題選急缺風憲官員事奉　聖旨近来御史出差往往恣肆不遵憲綱今後你每務要揀選老成持重的補用不許一槩濫授大哉　皇言誠切中時弊矣惟撫按之薦劾不貴多而貴精至於

巡行之懲勸不以劾而以慎昔人所謂賞一人而天下勸罰一人而天下懼者用此道也以薦劾言如近年之指深刻為名流目循良為庸品者固不足道至若所舉者必欲盡其人以市恩而漫無皂白之可別所劾者必欲得其人以備數而不顧他長之可取則亦非公平之體也以巡行言如近年之捨琴鶴而肥身指狐貍而埋輙者固不足道至若以羨餘為課最而委之查盤者務欲設法坐贓以除強為能吏而託之訪察者惟願入人之罪則又殃民之尤者也他如唯諾擎拳而不思士風之日下趨走問謁而不恤驛傳之騷擾近該湖廣都御史顧璘兵科都給事中朱

隆禧已言之矣至於吏調一節尤所當慎臣惟天之生材不甚相遠而許丞廉吏重聽何傷以操觚染翰之徒旦夕臨之於民上當道者逐[illegible]喜怒而責成效不知數易長吏送故迎新所易新吏又未必皆賢徒相益爲亂耳此漢臣黄霸之言尤爲今日切弊也伏乞

勅下都察院行令撫按令後按臨務要恪修職業共持大體以自表率至其舉劾懲勸吏簡調繁以報

陛下者必精必慎以保我黎民至於各官之陞調撫按之推遷該部亦不得輕舉濫授以交固其心則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

天休永賴矣　四曰慎考察之政臣聞人之才行自

昔䍐全苟有所長必有所短若録長補短則天下無不用之人責短舍長則天下無不棄之士是以伯鯀治水無功必待九載而後考黜臯陶為士執法而堯宥之三信夫人材難得而罰疑惟輕也目今京官而當事者不以惜材為念而精考核臣恐以二邪棄干城以餂言信宰我不肖者漏網而為善者懼矣臣聞祖宗之朝治化渾淪人皆修飾而考黜數少至成化弘治之間而此意尚在也昨年考察京官而至今稱寃未必非各官之罪而當事者亦或徇耳目為是非任喜怒為憎愛植同異為恐恩矣之太濫而過刻也齊臣廷臣建議各官之負屈于下者　陛下數數

詔舉而用之得非以往年之太濫而人材之可惜乎
殊不知今日所謂賢而舉用者即往年所謂不肖而
考黜者與其憐舉之于既黜之後孰若精慎之于未
黜之先乎此其情不可以不矜而當事者不可以不
察也又況　皇上　御極年久　德化之洽浹諸臣
者比前特深而諸臣之漸濡而向化者脩飭亦異此
正　陛下與天下相忘于垂裳而治之時與諸臣相
忘于家人父子之日即今　大禮告成　皇天垂鑒
薄海內外皆欲同春而諸臣之服勤左右奔走後先
周旋侍從之間親見　德化之成者顧不大垂　曠
典以　錫其身家以矜其罪過此豈　皇天一視同

仁之心 陛下推恩自近之意乎伏乞 勑下部院
明年考察務以愛惜爲心以寬厚爲本秉公持正開
誠布公比往年事例特加情恕以仰體 陛下之意
以上答 皇天之心 陛下之于自陳待罪者亦乞
槩 賜優容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則 國家之
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其一二而天休永垂矣
五曰抑邪佞之風臣聞堯舜之命禹精一執中之
言盡之而又諄諄曰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孔子斟酌四代之禮樂告顏淵而又終之曰放鄭聲
遠佞人信夫邪佞之言易惑而可畏也乃今如 明
堂石成鍾因豐坊之建言 聖心之定議已久矣

璋何人而議如誤衆害義莫甚於釋氏之徒　皇上
之欲化正有旨矣葉疑秀何人而乞度其他蟬噪蛙
鳴紛紛不已獻書獻頌源源不絕釋此禮樂大明之
時　天心垂鑒之日不預為　詔諭以禁其將來臣
恐造言生事以瀆　聖聽者不止於吳璋巧言令色
以搖　國是者不特於葉疑秀矣伏乞榜　諭中外
以昭示人人使知吾　聖明正教中天如日或有前
項之徒出位陳言乘間希進者各訣衙門務要參駁
究治及照考察京官目今在逼近來遊食之徒多有
罷閑官吏黜退生儒脫逃軍匠潛任京師希圖教唆
本狀詐害良善挾制官府報復讎怨甚至匿名投書

暮夜黏貼糾習成風漸不可長蓋有不止於希求進
用而已者近該禮部劄治生員黄准奉　聖旨今後
罷黜生員并各色人等潛住京師假以建言為由希
圖進用及寫本狀教唆挾騙人的着緝事衙門訪拏
照例枷號發遣　陛下之意已先得之矣伏乞通行
巡城御史緝事衙門須令用心緝拏重則問發口外
輕則遞回原籍仍責月報有無以驗勤惰務使公議
止出於臺諫而無容喙於蠡蛙　國是常持于　廟
堂而不搖惑於萋非則政教一而風俗美人心定
士習端　國家之元氣生民之命脉庶幾培養廿
二而天休永垂矣

遵 明旨陳民瘼疏　潘季馴

查得先該兵科都給事中王文炳題爲倭寇猖獗懇乞 聖恩申飭督撫臣工速加勦除以靖地方事該兵部題覆內開一何以安民議得東南自有倭患以來兵荒相繼十室九空征斂百出不止提編之苦剝削萬狀誠爲激變之由皮盡而毛無所附良可痛心合無備行總督撫按官督同司道府州縣官務將殘民多方撫字一切無名之徵以次停罷被災地方應該作何賑貸作何蠲免具實奏 請聽候戶部處分其大小職官黷貨害民者文書到日限一月以裏各取太甚三四人指名查參請 旨拏究大抵爲政在

人政貪則民殘政清則民安提綱挈領此爲首務等
因題奉　聖旨安民在守令得人近年各官恣意貪
殘剥害以致百姓困苦這所議是吏部都察院便行
文與各該撫按官將司府州縣正佐等官嚴加考察
貪暴殃民的限一月內指實奏來處治其餘依議行
欽此欽遵傳誦　綸音歡騰海外除將貪暴官員指
名參　奏及將被倭地方相應蠲貸緣由據實具本
題　請外然庸才鄙吏罔知民艱若非定立成規靡
不循襲故轍臣嘗讀皇華之詩有曰載馳載驅周爰
咨諏而程頤釋之曰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
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故詢訪爲使臣之職也

臣自入境以來日惴惴然以不稱職是懼且廣東素
以饒庶爲名而徧觀閭閻之間荒凉特甚烽火之報
無日無聞所至之處即召父老而問其故俱云東粤
僻在嶺表舊俗淳龐黎庶樂業正賦罕逋負之積供
應鮮誅求之呰以是盜賊不作海邦奠安柰何近年
以來法網疎闊人人緣爲姦牧民者視嶺海爲珍寶之
方而大縱黠鷙爲民者仰　九重在霄漢之上而控
訴無門倣效成風日甚一日其他弊端不可枚舉至
如里甲供應一節民甚不堪每州縣里長出役之時
官取拜見銀四五十兩少亦不下二三十兩正佐首
領各有等差吏書門皂亦有分例却又分派日辰輪

派供應買辦下程陳設酒席與夫交際禮儀各衙油燭六房紙劄差人盤纏之類月費不下數百金然里長不能自辦勢必派之甲首指一科十緣甲及乙故以官府一事一物之供而害已徧於通都之民矣傾資賣產鬻子典妻以免箠楚之苦且於輪當之日則閭里之人盡皆出郭抛家失業其暠又有不可言者坐是官囊充裕民膏銷鑠有化而為盜者大半矣臣始聞之痛心酸鼻隨查廣東舊有均平之議皆係徵銀在官支辦止緣官吏寖閣不行以致私役里甲臣即嚴行各該州縣查舉均平之法不許里甲親當又恐原議未當勢難遵行復經案行布政司轉行守巡

各道通將一應公費廣集博訪細加參酌某處衙
某處簡僻某件可因某件可革某件闕畧未備應訂
作何區處逐一查議停當開立款目規則類報該司
會同按察司覆議的確定以畫一之規必得官民兩
便經久可行之法纂成書冊一本呈奪未報隨該臣
巡歷各該府縣備加體訪有指辦下程一副而派銀
五十兩如河源縣者有皁隸私畜馬一匹一站索銀
一兩二錢如海陽縣者有雇皁隸迎送一次每名索
銀三兩二錢如長樂縣陽江等縣者有將里長分為
上中下戶上戶索銀八百中戶六百下戶一百如潮
陽縣者其他瑣屑不可枚舉較諸父老所言尤為酷

烈又經催行該司查議去後續據該司呈稱依蒙行
准分守嶺南等道左參政徐南金右參政劉懿左參
議馮皐謨右參議田楊咨送查議過廣州等十府所
屬州縣里甲均平可因可革應增應減數目備開書
冊前來該本司掌印左布政使楊伊志右布政使雷
賀會同按察司掌印僉事王學再加參訂仍發仰肇
慶府同知呂天恩高州府同知李渭增城縣知縣徐
甸備細查對類編成書分為四冊詳報到臣覆加訂
覈參回通行外臣看得新議均平銀兩大約加舊一
倍因其地之衝僻以為用之繁簡因其用之繁簡以
為派銀之多寡或以縣小而衝也則量派他縣以助之

或以他縣之力不能助也則處別稅以備之酌以丁石防不均也給以由帖防重科也審編有期追徵有限豫用以防匱也夫馬有額下程有式樹準以防渝也一曰歲辦蓋每歲必用之常也二曰額辦蓋二年三年或四年五年一用之數也三曰雜辦蓋取用無常備預以待不時之需者也如此而猶恐有無名之費紙筆所難載也則多貯雜用銀兩以備之如此而猶恐投別太過法易變也則免其查盤止聽該道稽考之較覈已定悉行照冊徵銀在官大事則令該吏領銀買辦小事則令老人領銀買辦擔運之力助以阜壯里長亦令在官句攝公務催辦錢糧甲首悉放

歸農於數為詳於用為裕而於民為逸以一歲計之
全廣可省民財二十餘萬矣臣猶慮其有所窒礙難
於持久也又經備訊各該府州縣官俱稱自均平之
法舉行非惟小民稱快而上官亦可賴以成令名矣
行之朞月與情恊然然臣猶有所大懼者切惟天下
之事立法不難而守法為難守之於畿輔之地固難
而守之於嶺海之外為尤難何者蓋嶺海出京萬里
人易以肆法易以偷昔蘇洵嘗有言曰遠方之民雖
使盜跖為之郡守檮杌為之縣令郡縣之民群嘲而
聚罵者雖百千萬輩朝廷不知也故其民常多怨而
易動今廣東之民怨而動者亦多矣若非仰仗　天

語叮嚀雖有周公之法亦徒為紙上陳言耳竟何益
乎伏望　皇上俯念邊民疲困之極嚴立遠吏貪墨
之防　勅下該部將臣前冊再加查閱如果少有分
寸之益於民即便轉行布政司刊行通省府州縣官
永為遵守如有故違者許諸色人等徑赴撫按衙門
具告州縣官吏坐贓論罪該道與府坐以不行覺察
指名參　奏臣又查得各省驛傳每年終撫按官通
將支應過數目造冊　奏繳以防冒濫之弊今州縣
之費百倍驛傳而全省民力不止各驛徭編數役而
已合無比照驛傳事例免其開寫各項細數每年終
撫按官備查某州用銀若干某縣用銀若干開立總

撒數目仍取具各府州縣不致復用里甲親當結狀造冊一本併同驛傳冊　奏繳庶幾　天威遠震而玩吏之心可懲　國典昭明而蠹政之漸自杜嶺海窮民獲蒙我　皇上億萬年無疆之休澤矣

陳愚見以裨　聖治疏　　凌儒

臣謂人臣生值　昌明之時復遘可言之會乃不能殫心畢知以裨時政之萬一不可謂忠臣愚無知待罪言責久矣茲者伏遇　聖明夙夜孜孜以求治理而大臣亦多精白以承　休德臣愚偶有所見敢復避忌而不一吐納於君父之前哉臣竊見　今日近臣清肅矣而外臣之貪墨者未見回風選將公明矣

而操軍之虛冒者未聞改轍姦匿屏除矣而賢否之
伏虜者未遂登崇此皆海內日盼盼焉延頸企踵以
俟而不容不蚤慰其心者也臣謹據事條列如左伏
望　聖明俯賜採擇施行　一曰重貪墨之罰以勵
顏風盖　國家建立在外大小臣工凡以為潤澤生
民保安地方之計而其最切且要者則在布政與知
府知州知縣等官苟此輩不貪則保釐司牧咸得其
人民瘼庶幾其有瘳矣柰何此輩提方寸之印任意
伸縮錢糧朝夕營私執敲朴以鞭笞百姓其所以括
取常規舊例火耗秤頭與夫因事受贓指公科斂甚
至假借軍餉名色動罰大家富户輒至幾百幾千椎

髓剝膚民不堪命至是極矣然其所以肆無忌憚者亦以贓吏之罰太輕蓋曰縱或敗露彰聞重不過為民次亦不失冠帶以去此外更無憂矣則其所以嗜利殉財惟日不足又何所顧而不為哉臣謂 今日在內臣工率相重名檢而遠苞苴而 明旨屢須復諄諄乎私餽是禁迺日聽外官之貪墨如故不為破格一處如吾民之倒懸何合無 勑下該部通行撫按將屬內貪墨異常者不得優以藩司官尊甲科可惜不得待以朝覲罷斥差完論劾即不時指實奏聞仍令該部今後遇有指名特奏者不得槩擬閑住為民務須重擬以憑拿解來京追贓治罪其事情稍

整應行提問者該部仍酌地方遠近限以具奏期不許歲月遷延後致倖免其有先經論劾見行提問久而不報者通行切責爲何姑息長姦如此則禁例之申飭益嚴風聲之感召自別而懲一警百之餘庶貪黷者稍知改弦易轍矣　一曰革虛冒之兵以求實用盖　國家設置春秋操軍凡以護衛都城即古所謂采薇之戍最甚善也柰何法久弊滋有空名而無實益除山東河南尚依限赴營積弊頗少者姑不論外獨江北直隸臣自束髪以來未聞每年有一軍上班有一批迴附卷者邇来雖立法稽查甚嚴領操官恭提降罰殆盡卒不能使一人来京何也盖中

都留守司所轄凡操軍共四萬四千有奇通計行糧銀一十四萬餘兩各在該府關給百計留難如該班應給銀一千止先給與三百即三日之內又皆加一扣除領操官得此止帶一二管事人役逕巡赴京隱姓諱名上下打點于以東支西吾萬一稽查即便棄營而走矣其所以項名代役者又多在京積猾之徒直一用強包占而營官以納賄為便該吏以得財為常左右通同趁賊賣放者十且八九此其行無所資勢不能來而姦有所售且不必來其為弊非一日矣夫　朝廷外則歲費銀十餘萬兩以給軍內則歲費米數十萬石以養軍乃竟無分毫之用或者猶謂法

可以卒變是徒知愛禮存羊而不知採華忘實者也合無　勅下該部再加議擬将江北操軍免其赴京止将原額行糧銀兩如數徵解仍於應操各軍名下每名量追銀一兩謂之免班責令衛所掌印官依限徵收批差領操官一併解部則內外所積歲可得銀十八萬兩有奇然後付工部以十分之三以爲各營夫役之費貯兵部十分之七以備緩急召募之需蓋所謂一舉而兩得之矣其在山東河南附近常来者則嚴行清查一如該部所議如此則實既覈而名亦存財不歛而用自足達權通變之餘而官軍公私兩利俱存矣　一曰拔隱逸之材以振士氣蓋　人主

遠姦爲其妨治額後將以維風固有並行而不容偏
廢者也我　皇上臨御四十二年以来壽考作人凡
布列在位者固濟濟多譽髦之士然其砥勵名節伏
處山林者求之海内可謂盡無其人扎舉臣所知則
充養純粹輿論久孚有所謂吉水羅洪先其人者行
誼優長鄉評推重有所謂華亭林樹聲莫如忠臨川
徐良傅其人者廉正自守終始弗渝有所謂汶上吳
嶽其人者疆毅有爲盤錯不變有所謂金谿吳悌其
人皆此數臣者或懲創益深而才行可用或沉痾久
起而年力方強即今身處畎畝之中非不忻忻幸有
昇平之遇而思欲一置身於　聖明之朝也苟失今

不蚤為錄用而風采不衰見于後固若輩之所甘心者而野有遺賢其謂之何臣謂頃者既多罷斥匪人而將來復考黜不肖人才亦幾于乏矣此而舉隱逸以接續之誠 今日之所不容緩者合無 勑下該部再加採訪果臣所舉或非繆妄將羅洪先等隨材器使及時登庸不使臣愚昧知而不舉之嫌復不使天下抱舉而不用之嘆若夫限于耳目未周聞見未悉許地方撫按各援其尤疏其名以 聞如濫舉以樹私恩若三十七年借邊材以希進用者連坐所舉如此則江漢鮮乘綸之士四方集千里之材而拔茅連茹之餘庶在列者咸知所觀感興起矣伏乞 聖

裁

攄群情以裨安攘疏　　游震得

臣聞天下至廣而群生之情至衆聖王聯屬天下以成其身能使内外順治而無患者凡以節理人情疏通血脈始於君臣終於四裔其道亦簡易也子思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孟軻曰舉斯心以加諸彼而已　陛下心同覆載治冠百王偶值四方多故猶之堯湯水旱適足以爲放勳綏猷之資誠使臣工恪於奉職未有爲其事而無其功者也今民生日窮盜賊日滋財用日急武備日玩乃諸臣狃於目前之無事故不敢以未然之患上告　君父謂爲忠愛而

不知其非誠心不欺以共圖久安之大忠也謹按諸
臣爲失有四伏乞　陛下察諸臣之失則知四方之
情知四方之情則知所以持扶而全安之而仁覆天
下矣何謂四失　一曰壅　德意臣聞君依於國國
依於民故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
足昔正德年間貪邪干紀棓克在位天下蓋岌岌矣
賴　陛下更新化理寬徭罷役民遂生育　陛下子
惠之仁蓋於今未之有改也而承宣非才制用無節
上則摟括不時下則藺緣欲盡自昔大臣每以告成
受賞而獨遺　陛下以海內匱乏之憂況當盛治之
極仁恩漸漬浮蠹日多此又相沿之積難以一二言

也今水潦之災自直隸以及河南山東地方阡陌行舟浸城灌堞又遠之旱熯無論焉臣聞人窮則呼父母凡此憔悴之氓孰非四面內向以呼望於　陛下者而所司無名之徵力役之擾括取之用未見其已況於貪饕乘之豈所以綏民而使親附哉其失一也

二曰忽先憂臣觀易於泰卦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於否卦曰先否後喜消長之機豈不然哉今之臣工皆以時方熙洽樂於誦說太平而不樂於早計預慮評士習則慕悅圓機而厭謇直核官守則不羞放溺而狹節信故任事喜功之氣日漸消磨而宛轉巧宦之風行矣夫倚伏無常否泰相禪造化常理焉人

臣者以為不足畏而忘先事之圖豈不誤哉其失二也　三曰飾其言臣聞大道之行也君臣一體故君之於臣也無脩詞無擇言直示之意而不必於文也臣之於君也無避諱無曲忌直致其忠而不責於其也是以武王踐阼當國命維新之初而呂尚獻丹書曰吉曰滅曰從曰凶並陳無所忌諱所以昭物理盈虧之常而治道之所由盛也自昔大臣言官交爭論事誠使能如古人相爭如虎不失和氣胡不可者乃言官務忤大臣之心大臣務折言官之氣卒之狂直得罪無能盡公積誠以成交孚之益而習尚所激忌諱衆多其言盈庭於緩急何賴焉其失三也　四曰

習觀望臣聞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殊位一體自古君
臣莫難於相遇而其道莫大於相親　陛下善與人
同不遺葑菲夫何爲諸臣者自以　聖凡異度霄壤
殊情有同異未投之感有疏遠難信之疑有喜怒未
測之懼而又懷祿患失用志易分其不隱忠赤以盡
言於　陛下之庭者或寡矣其失四也方今邊郡苦
虜薊浙江淮備倭同患又河南強賊殘虐府城流劫
日甚又臣聞聖王因時立政用人致治故帝堯試鯀而
以咨之四岳舜納益稷之謨而曰禹亦昌言允以廣
耳目之寄而通血脈之用也　陛下倘以臣言不謬
乞　勑群臣同心脩省仍乞　明詔下求民瘼備以

今日財用登耗之源災傷之等彌盜之方虜賊倭夷之情狀及治兵理財一切弊蠹凡在臣工皆許畢慮盡言雖失當不遽加罪庶幾物無隱情群策畢集而後宣布　德惠恤災節用散利薄征于以維繫群心而消邪僻易曰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蓋以千萬人之心一人之心也其歡然愛戴四海一家本乎天性聖人亦自其固有者以感通之安攘之本固在此也惟　聖明察之臣愚不勝惓惓

旱災疏

游震得

臣等訪得今歲之旱自大江以南至于閩廣勢甚闊遠誠有非常比者伏聞災不虛生緣政而起臣等奉

職乎外以至上干天和甘霖愆候除痛加脩省外謹
列五事乞　勅該衙門詳議施行萬一小補地方幸
甚　一曰申飭官箴傳說曰先王建邦設都樹后王
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照得南京
國家鴻業肇基　陵寢攸在是以並設府部院寺科
道等衙門兩京並峙同符周之鎬京洛邑又有府廠
內臣公侯勳貴事權不一力敵勢分故或倚法以朘
削小民或越分以勞役丁卒行戶有和買之擾坊廂
有供具之費是皆官箴之不飭而民怨所由生也乞
勅都察院轉行南京都察院備行各該衙門申飭脩
省查議裁禁務在清約成風四方爲則至于在外郡

親於利害尤切有不得人其貽患
不止于臣等前所云者仍乞備行各該撫按詳[illegible]
訪其有貪汚酷虐罷輭無能不勝任者許不時論黜
再乞申 勑吏部加意受災地方遇有正官員缺即
選才賢比照近年山東山西赴任事例年限供職庶
幾官必得人而救荒之政有攸賴矣 二曰節省民
力切照江南財賦甲于天下而江南民困甚于昔時
丁田糧差歲有定額而餘羨之征無名之歛又再倍
之其尤病者均徭里甲徵銀在官謂有書冊事例而
營辦支應重復擾民經過使客之供億士夫人情之
餽贈驛遞關文之冐濫船陸夫馬之絡繹無非取諸

民者而又備水陸珍奇之奉謂之天字下程增秤耗紙贖之科謂之徵輸常例推剝多端繭絲殆盡是以豪猾則投匿欺隱貧弱則獨累攤賠遂至拖欠正供重歷部使催徵愈嚴逋逃愈甚再照上江二縣差額尤繁除係籍軍匠正役外有 內府各監局并工部匠曰匠役有 內府各庫藏并外關司鋪戶人夫曰夫差論年里甲徵銀上櫃支應曰櫃銀一民備此三役而又暴取出于多門經用苦于無制是二縣之民窮之甚焉臣等涉歷未廣咨詢未詳前項所陳十不一二至於事情之僻遠弊蠹之隱微其所未知多矣若不及今急為蠲滌與革竊恐江南之民無安日矣

乞

勑戶部備行巡撫衙門及南京戶工二部通行江南地方民情利病詳議查處易之損曰貳簋可用享今民急無食生不自聊非用損之時乎臣等愚昧以爲諸在得已之科者皆宜暫行停罷急紓民力以弭災患可也　三曰博舉荒政嘗聞救荒無善政宋臣司馬光曰察守宰不勝任者易之各使賑濟本州縣之民則饑民有可生之路蘇軾曰熙寧之救荒費多而無益者以救之遲故也然則得人而待之預其猶庶幾乎臣等考得宋臣趙抃之賑越也先期詢屬縣之詳民之被荒者幾鄉其能自食者有幾當廩于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僦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

粟可發者幾何害民可爲出粟者幾家咨詢周詳先
事為備計之所以為善也乞 勑戶部轉行各該撫
按衙門備行各屬依倣前法審計預待其有事勢迫
切民命急在旦夕者許所司便宜賑恤毋得拘泥文
移申覆輾轉以致稽緩悮事庶幾有及時之益然今
旱災地方闊遠兼以江南屢歲未豐舊儲匱乏非賴
皇上浩蕩異恩厚加賑恤斯民不易存活除各該有
司地方聽該巡撫衙門勘議題 請外照得南京城
坊之民尤為四方根本乞 勑戶部轉行南京戶部
查 卷動倉糧量行官糶少濟目前庶米價不致騰
貴[illegible]糶本即歸本部候熟買補似亦兩便秋冬以[illegible]

歲穀且盡民歉愈急再議開放常平倉米以加賑恵其所不足則在該部議擬上　請施行　四曰責任撫臣切照江南應天蘇松徽寧十一府州兼帶嘉湖二府物衆地大萌孽易生查得景泰年間巡撫侍郎李敏以撫內多事建請添設大臣一員分巡督理其後兼爲一員事繁勢重官尊秩崇每多不肯盡心民務況遷轉既速則雖雅志有爲咨詢未悉迨其諳習則　除書已下矣且南畿近因先任巡撫都御史歐陽鐸志欲裕民改行新法然事不法故條令繁多民不諳習後任撫臣屢嘗通變宜民而皆不久陞任未底畫一前後文移不同吏愈得緣爲奸今照巡撫都

御史丁汝夔新任未久民情土俗諳練漸深當茲旱災似宜久于其任以責成功臣等查得先年南畿撫臣熊槩則以大理寺卿在任周忱則以侍郎繼陞尚書在任李敏則以侍郎在任乞 勅吏部查照近年題准事例各處撫臣必須久任其有年勞積久相應論擢者題 請加陞職銜照舊管事必使地方寧謐功績有成然後陞任此尤圖治之要弭患之先務也 五曰防遏盜賊易曰履霜堅冰至故事勢有積習之漸而聖人貴未然之防今亢旱已極饑饉必至饑饉至而無以綏之則攘奪作攘奪作而無以禁之則盜賊行矣乞 勅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備行各

屬軍衛有司務在誠切撫諭使民咸感恩安業不思他變而又慎守關隘以詰奸慝善撫流民以防潰散嚴禁摽掠以銷邪謀庶幾民得安堵再照南京江防事體尤爲重大而承平日久法禁弛怠容臣等再加詳訪另具　奏奪外仍乞先行操江巡江衙門慎重江防倍加隄備庶幾姦竊不萌而地方以寧謐矣

皇明疏鈔卷之三十二終